

# 印尼與蘇俄關係變化經緯之探索

羅石圃

今年二月，印尼副總統馬立克宣稱：蘇俄電臺如果繼續廣播反印尼的言論，兩國外交關係即有破裂的可能，接着耶加達破獲蘇俄外交官從事間諜顛覆活動，更激起了印尼人的反俄怒潮，從國會議員到青年羣衆，都主張與莫斯科斷交。俄駐馬辰領館，亦被勒令封閉。蘇俄何以無視於觸怒印尼而廣播印共的賀電？其外交官加緊在印尼從事間諜顛覆活動是何居心？今後兩國關係的前途如何？這些問題，我們都不難從來踪探索去跡。

## (一) 印尼的戰略地位早被共產國際垂涎

印度尼西亞，乃擁有九十萬方哩土地，一億五千萬人口的羣島國家，除無人居住的荒島不計而外，尙有三千五百個島嶼，橫亙於赤道南北，分佈在三千哩長的弧形地區，不僅蘊藏有極爲豐富的戰略物資，且在地位上鎖鑰印、太兩洋，爲東南亞通達澳、非、歐三洲的樞紐。就共產國際赤化世界的戰略而言：此一羣島之國，當其尙在荷蘭殖民地時代，有志之士，無不急於追求解脫三百多年的殖民主義枷鎖，正適合於共黨在「民族解放」運動幕後隱藏；何況一旦印尼變赤，不但可以利用其極爲重要的戰略要地，且可藉宗教與民族等關係向鄰邦地下進軍。

印尼和馬來西亞國民語言大致相同，在操用拼音法後，更使語文趨向統一。兩國大多數人民都信奉回教，馬來半島上的馬來人與許多印尼部落羣、特別是蘇門答臘島上的部落羣之間，更存有深厚淵源，婆羅洲雖由兩國分別承繼了英、荷遺產，惟島上土著原有的土地與居民族系，並未隨疆界而劃分。非南的民答那峇和蘇祿羣島的回教人口，與大馬的沙巴及印尼的沙里曼丹土著人口所擁有的共同點，比他們與菲北基督教徒所具有的更多，泰南的回民，也是如此。「汎馬運動」(Pan Malay Movement)

即由此而來。無論是疆界或宗教之爭執，都可由共黨在印尼生根後向鄰邦輸出「革命」戰爭<sup>①</sup>。

共產國際在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立即派遣荷蘭籍的史尼福萊特 (Hendrik Sneevliet) 到達印尼，使印尼共黨首先在亞洲建立組織，其成立幾與俄共同時。印尼獨立之初，莫斯科即不惜竭力籠絡，除在「聯合國」大力支持它解除荷蘭的殖民枷鎖，及繼後又兵不血刃從荷人手中使新幾內亞併入印尼版圖等而外，且不惜給予大量的軍援與經援。僅就六〇年代初期的印俄關係而言：即有赫魯雪夫訪問耶加達，給予一億盧布的新貸款，接着有印尼首席部長朱安達報聘莫斯科，繼後又由兩國國防部長簽訂購買軍火的議定書，及雙方簽訂軍援印尼協議。一九六三年，蘇俄更援助印尼在南海心臟地帶——那圖那羣島建立海軍基地。

六十年代中期的印尼，即在蘇俄援助下擁有一支攻擊力相當強大的海、空軍，計米格機一〇〇架，伊爾二八型噴射轟炸機廿架，TU一六型轟炸機十架，一萬九千噸級巡洋艦一艘，潛艇廿艘——其中二艘可以航行遠程，七艘驅逐艦和防潛護艦兩艘。此外陸軍尚配有地對空飛彈。當時的印尼不僅三軍的裝備武器多半來自蘇俄，軍官大多接受過蘇俄的訓練，且在國際活動方面，莫斯科也不惜予以大力支援。赫魯雪夫曾以鉅款援助印尼興建萬隆的大運動場，使它有資格號召五十多個亞非新興國家，舉行「新興勢力運動會」，俾與「奧林匹克運動會」一爭短長。至於蘇俄在印尼東部某地建立海軍及飛彈基地的企圖，雙方也於此時開始從事秘密會談<sup>②</sup>。

若問印尼此後何以未能形成太平洋上的古巴？這倒不是由於有狂人之稱的蘇加諾不得不推遠莫斯科以便保持外交中立立場，而是出於北平經由印共從中所使用的蠱惑，遂造成了耶加達推遠莫斯科而靠近北平。

## (二) 中共在印尼獨立初期的勢力後來居上

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國際會議訂結了越戰停火協定，使法國勢力撤出印支，越共則平分到了北越而在河內建立政權，讓共產國際獲得了赤化東南亞的基地。當時蘇俄認為此舉可以制止中共夥同越共向此一區域輸出戰爭，並可使莫斯科以「和平共存」的幌子，迷惑各國當局，掩護其支援各國共黨和平奪權。從此蘇俄在亞洲的聲勢便可壓倒中共。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國家會議」，其主要任務便是要組成國際間標榜中立、實即左傾的國家集團。當其籌組時，雖蘇俄與中共都在幕後盡力策動，但克宮則認為中共所堅持的武裝奪權，斷不會比蘇俄所標榜的和平路線，受到新興國家更大之歡迎，尤其是印尼總統蘇加諾既為該組織發起人之一，又屬東道主人，必將處處為蘇俄設想。不料在資格審查

註① 「一九八〇年代東南亞」——「東南亞霸權野心國家」，朱建民譯，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②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四卷，上期，黎世芬著。

時，蘇俄代表即被尊爲貴賓而摒之於正式會議門外，理由是蘇俄並非亞非國家，這便是印尼在共產國際兩大之間使蘇俄大感失望的開端。尤其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機會，和印尼以談判解決了印尼華僑的國籍問題，默許蘇加諾將華僑財產沒收，使阻礙耶加達與北平改善關係的華僑問題，也從此迎刃而解，也使克宮對印尼難免更進一步倒向北平而擔憂<sup>③</sup>。

投蘇加諾所好的印共主席艾迪，由於倡導擁蘇爲終生總統，已成爲這位狂人的心腹。依照印共的歷史及其誕生背景，中共乃屬後起，唯有俄共，才與印共在同一時期由共產國際孕育而成。故在蘇俄與中共之間，印共原應以俄共爲老大哥，然而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印共主席艾迪寫給中共的一封信，表明了支持中共反「修正主義」的立場。同年八月，他訪問北平，更公開聲言印共面對中共與蘇俄分歧的立場，堅決站在北平的一方，無怪與印共一氣的蘇加諾政府，此後更加倒向北平<sup>④</sup>。一九六五年元月，印尼宣佈退出「聯合國」，同時由其外長蘇本照訪問北平，與周恩來發表聯合公報指出：「聯合國」所代表的，是腐朽力量，如不徹底改組，它們即將另行成立一個新興革命勢力的聯合國。這更十足表明了印尼與中共果然具有成立「北平、耶加達軸心」的企圖。

不過克宮對印尼的爭取籠絡，雖一再遭到挫折，但始終認爲耶加達的對外立場既然已經左轉，以蘇俄在印尼所培養的實力之深厚，最後總會壓倒北平，不但印尼三軍之中的海、空軍裝備武器，都不能擺脫俄製零件彈藥的供應，且在莫斯科接受過訓練的軍官，更有不少人已成爲其爪牙。尤其蘇加諾政府蓄意阻止馬來西亞聯邦的組成，已顯示不惜動用干戈。一旦戰事發生，印尼便非向蘇俄求取軍援不可，這是北平無能爲力的，所以克宮一直在等待此進一步拉攏印尼的時機，詎料中共與蘇加諾秘密策定了另組空降部隊，並使印共擁有武裝，對堅決反共的印尼陸軍將領先發制人——於一夜之間進行暗殺。這固然是出於蘇俄意外，但因蘇哈托能够死裏逃生，得以號召陸軍將此一「九卅」政變救平，終致印共及蘇加諾都在印人反共怒潮中同時沉沒，而耶加達亦宣佈中止與北平的外交<sup>⑤</sup>。

### (三) 克宮向蘇哈托政府乘虛而入

自蘇哈托平定「九卅」政變接掌印尼政權後，對內雖堅決反共，但在外交政策上，仍然採取中立立場，除宣佈凍結與北平的外交關係而外，對蘇俄及其他共產國家，外交關係照舊保持。他所組成的開發內閣除任用軍人與留美的大批經濟專家爲閣員外，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印尼共黨似在死灰復燃」、《華盛頓郵報》、一九七〇、一、廿六、廿七、連載、卡諾(Stanley Karnow)撰。

註⑤ 「印尼『九卅』政變真象」，阿諾德·布瑞克曼(Arnold C. Brackman)著。《共黨問題研究》月刊七卷，八——九期，張允德譯。

外長一席則畀予唯一的前政府官員、且曾擔任過駐俄大使多年的亞丹·馬力克。此即表明印尼外策雖偏向西方，但並不改變中立立場。再由馬氏於上屆大選時，從外長一躍而成爲副總統，更不難窺知他所執行的中立外策，被視爲悉合機宜<sup>⑥</sup>。

莫斯科認爲蘇哈托執政後的印尼，在外策上既不一面倒向西方，在共產陣營兩大之間，又已斬斷了與北平的聯繫，再加上對中共馬首是瞻的印共領袖艾迪已死，由他所領導的幹部，又多已沉沒於印人的反共狂瀾之中，這都有助於蘇俄的勢力向此一羣島國家捲土重來。此外，蘇俄乃印尼八至十億美元的債權人，以蘇俄經濟援助所興辦的工程，除尚未完成的海空軍基地等軍事建設外，另有馬辰等地的鋼鐵廠與其他工廠，都必須繼續施工。蘇哈托政府既思竭力爭取外資及技術，以便開發印尼資源，更可給予蘇俄及東歐集團藉經技援助以介入印尼的大好機緣。耶加達新政府成立後的初期，雖因國內反共狂瀾尚未平息，對莫斯科及其東歐附庸仍採敬而遠之立場，克宮主人則以限制軍事裝備武器零件輸印而施予壓力。

蘇哈托政府所接納的開發外資及技術，大都來自日本、美國與香港及西歐，使蘇俄及東歐國家的投資無門可入，甚至連早已開工的俄援工程亦不得復工。在此情況下，莫斯科便難免對耶加達大感失望，且進而拒絕對其軍事裝備保養和零件的提供。不過此項壓力並沒有迫使印尼屈服，原因是美國的軍援乘機而來。自一九七三至七七年會計年度，印尼所獲得的美國軍援款項，計七億九千九百萬美元軍援補助、五億四千七百萬美元軍援貸款和一億一千三百萬美元的訓練補助<sup>⑦</sup>。此顯示蘇俄在這方面所施予的壓力，適足以促使美國對印尼給予更多的軍援。

不過克宮深悉印尼中立政策的基本精神，一向是既不親美，也不反俄。蘇哈托政府在與中共中止外交關係後，斷不會一面倒向華府而斬斷與莫斯科的外交。何況新外長馬立克原是參加蘇加諾政府中立外交政策的制訂人，而俄印（尼）軍經援貸協定亦大多在馬氏擔任駐俄大使期間所完成，他在外長任內，幾度受邀訪俄，卽表示莫斯科與耶加達，都有意將緊張的關係予以緩和<sup>⑧</sup>。

#### （四）印尼軍備汰舊更新的意味深長

蘇哈托政府對蘇俄最迫切的期望，莫過於再取得軍事裝備的修護零件。莫斯科對印尼的期待，乃在使其勢力向此一羣島國家捲土重來。蘇俄駐印尼的人員共有一百廿五人，包括擁有外交官身份的四十五名；而每週僅有一次班機的蘇俄航空公司，則有數

註⑥ 「印尼外交政策及其展望」、〔法國國防月刊〕、一九七八、八——九號，蓋拉·布朗夏（Cayrac-Blanché-D）著。

註⑦ 同註⑥。

註⑧ 「愚蠢的行動」、印尼「希望之光」日報「社論」、〔南洋商報〕譯載、一九八二、二、十七，廿四版。

十名工作者常駐在耶加達的該公司辦事處，而印尼駐在莫斯科的人員，則只有廿四名——包括外交官十一人<sup>⑩</sup>。這些都顯示出雅加達爲了維護外交的中立立場於不墜，尤其爲了換取海空軍的俄製裝備得到零件補充，以免陷於癱瘓，故不能不在可能範圍內接納蘇俄的要求。

至於克宮對印尼的軍事裝備零件補充，已否經由馬立克的僕僕風塵奔走，及耶加達甘讓蘇俄駐印人員增加而放寬？這從馬立克於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在國會所作的報告即可窺見端倪。他指出印尼爲了應付萬一，重整軍備與經濟建設，同樣重要；而更換六十年代的俄製裝備武器，使之現代化以增加戰力，又爲重整軍備的重要課題，若問新的裝備武器從何而來？他雖沒有明白指出，但接着強調印尼與美國關係已日趨密切，尤其在戰略地位上，基於印尼鎖鑰三洲兩洋，及人口、土地、資源均佔整個東南亞的一半，已使華府在越戰結束後與耶加達安排了兩國在防務上的定期磋商<sup>⑪</sup>，這便無異說明了印尼的三軍裝備武器，將以美國製品取代俄製品而汰舊更新。

馬氏的這一席話，可以視爲對蘇俄裝備零件補充百般刁難後的忿極之詞，也含有向克宮警告之意，所謂印尼軍事裝備的汰舊更新，在蘇俄積極推銷軍火的情況下，其現代化的軍火，自不會不向印尼兜售。然而馬力克在同年三月十二日的印尼駐外使節會議上，對此更有露骨的指出：「印尼將盡力避免向共產國家尋求軍備，只要能從自由國家獲得的武器裝備，絕不向共產國家尋求」。美國對此的態度如何？是年四月中旬，美國助理國務卿布魯克訪問印尼，與印尼國防部長兼代外長彭加賓會談後，透露雙方所討論的主題，包括亞洲局勢、美國所擔任的角色以及美國軍援印尼問題。在此同時，抵達耶加達訪問的美國衆議院援外小組主席沃爾夫，於同印尼軍事首長討論美國軍援印尼事項後聲稱：「我們負有軍援印尼的責任，因爲我們過去向越南提供了無意的軍援——亦即無意武裝了非常靠近印尼的敵人」<sup>⑫</sup>。

不過印尼近年來由於擴軍和更新裝備所購買的軍備，並非都是美國製品，有跡象顯示乃來自很多自由國家。例如上年二月廿三日在泗水接收的兩艘新軍艦——每艘可載十五輛重型坦克和三百名官兵，都是大韓民國所製造的。軍方發言人在當時表明：海軍稍後將再接收兩艘軍艦，另兩艘亦將在來年接收，但對類型及從那些國家訂購而來，則拒予說明。在此同時，印尼國營電視臺又播報了印軍的英製天鷲式噴射戰機作戰演習，並稱：印尼購買這些戰機，乃由於許多俄製戰機——包括米格戰機和波勒夫型長程轟炸機，都因缺乏零件而無法起飛。空軍新購買的軍機，乃來自英、美、澳洲，陸軍已向法國購買了一批 AMX PAC-10 型和 AMX-10P 型坦克<sup>⑬</sup>。

註⑧ 八路透透社雅加達電，一九八二、元、廿八、引述印尼國會領袖發言。  
註⑨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七、二、五、二版。  
註⑩ 「印尼大選與今後外交動向」，本刊，第十六卷、第十期、拙著。  
註⑪ 法新社雅加達電，一九八一、二、廿三。

若問印尼的三軍裝備武器何以如此不嫌複雜而購自許多國家？可能的因素是華府不願一肩擔負此項為數龐大的軍援，從而要求印尼大部份價購，而耶加達又因受够了蘇俄對軍備零件補充的敲索，認為既然需要價購美製軍備，便不如購自很多友邦，以免在這方面遭到控制而喪失外交中立的立場。不過在蘇俄心目中，則難免認定印尼將因此與它的距離更加拉遠。

### (五) 印尼倡導的「東協」使「亞安體系」無法推銷

在政治方面，耶加達對蘇俄打擊最沉重的，為蘇哈托執政後，立即訪問吉隆坡，使印馬兩國關係化敵為友，並進而聯合新、泰、菲組成「東南亞國家協會」，以經技合作、文化交流為目標，但不涉及軍事聯防。蘇俄赤化東南亞的策略，原在於指使各國共黨挑起與鄰邦的戰爭，作為共黨奪權的掩體，如印共遵從中共的指使，針對蘇加諾反對馬來西亞聯邦的組成，不惜向東馬地下進軍，讓印共擁有武裝而發動政變奪權，便是最好的例證。至印馬關係改善，克宮對印尼會向大馬用兵的預估，便告落空。且「東協」成立後，五國之間各項爭執，都可經由商談解決。他如「亞西安」不涉及軍事聯防，亦即暗示無意與當時由中共夥同越南侵的軍事行動相對抗，這對蘇俄「亞安體系」的推銷，又是致命的傷害。很顯然：「亞安體系」的構想，旨在排除美國勢力，而以蘇俄為東南亞盟主，防阻中共利用各國共黨武裝叛亂而輸入戰爭。其所以未能如願以償，「東協」便是它最大的障礙，無怪莫斯科不斷抨擊「亞西安」乃為「東約組織」的借屍還魂，始終追隨美國路線。而此一區域組織，印尼不但是倡導及促成者，且一直都是五個成員國之中的一柱擎天。

「東協」給予蘇俄的更大壓力，為與中共聯手反擊俄越侵棉，並在國際間將蘇軍侵阿與越軍侵棉相提並論，使莫斯科與河內都成為反侵略者抨擊的目標。雖然耶加達不斷勸阻其「東協」夥伴泰國，慎防墜入中共的反霸統戰戰中，並不斷與河內接觸，惟耶加達所致力的，在促使河內擺脫蘇俄控制，且主張越南不妨與美國建交，藉以平衡中共與蘇俄。這對克宮而言，等於是拆散它在東南亞的伙伴，促使越南琵琶別抱而投向敵對陣營。

### (六) 俄諜在印尼顛覆活動的一斑

蘇俄面對耶加達的種種不友好舉措，所採取的報復，便是加強它在印尼的間諜顛覆活動，實際上，印尼方面也早已洞燭莫斯科的此項陰謀，據一九七七年元月三日的印尼軍方「戰鬪報」指出：蘇俄特務在印尼的活動無孔不入，且都有合法掩護，諸如蘇俄大使館官員、貿易局和輪船或航空公司職員，以至「塔斯社」記者；其秘密工作則以扶助印共進行顛覆活動為主。「戰鬪報」

並引述一九七六年四月投奔自由的蘇俄異端份子阿馬爾里克的話稱：在印尼為數約二百名的俄人，事實上多為間諜，或隸屬於「格別烏」(KGB)，或為「格魯烏」(GRU—軍情局)所屬。「塔斯社」駐耶加達的首席記者乃為「格別烏」官員，曾於一九七〇年因間諜活動被逐出美國，該報所披露在印尼之俄諜名單中，包括有蘇俄使館的一、二、三等秘書，駐耶加達新聞處官員、及船運公司和貿易部職員<sup>⑭</sup>。

若問俄諜在印尼所指的印共顛覆活動究竟如何？乃朝向一個推翻蘇哈托政府的總目標。例如一九七六年，耶加達曾破獲和平奪權案，緣自前政府農業部官員沙維托，誣騙政治元老及宗教與政黨領袖，準備發表宣言，抨擊政府所執行的大量吸收外資開發資源政策，要求蘇哈托將總統讓給前副總統哈達，並預定發動羣衆暴亂迫使當局接納其要求。如果此案未能及早破獲，印共即可就此開闢羣衆戰場，情況真不堪設想。據印尼第二軍區司令威威將軍指出：沙維托的反政府事件，乃為蘇俄「格別烏」駐印機關策劃而來<sup>⑮</sup>。

學潮常在印尼掀起狂瀾，而每一狂瀾，都會波及到排華。一般多不了解印尼學生羣衆，原係擁護蘇哈托上臺組成反共政府的三大支柱之一，何以在現政府堅決執行反共政策的過程中，又與政府站在敵對立場？據印尼治安單位所披露，轉入地下之共黨份子，曾經混入國立大學充當學生，到畢業後，又滲入文化機關。彼等對於學潮之變赤，實負有領導作用。至於這些印共份子，究竟屬於親「華」抑為親俄派旗下？前年十一月至去春在中爪哇所興起的排華暴亂，使印尼軍警面對此一軒然大波，竭盡了心力才予弭平，惟事後發現此次風潮與往常大不相同，如暴民對華人只燒殺而並不搶劫財物，甚至自付車資。揆其原因，竟是由於莫斯科匯入印尼二億美元，及五公斤鑽石走私入境。此即顯示此次排華風潮，乃由俄諜安排<sup>⑯</sup>。

莫斯科支使印共策動排華暴亂，其主旨不但在灌輸印人對軍方庇護華人不滿的觀念，且可以造成耶加達與北平無法由關係緩和而復交，更重要的，在促使外人對印尼投資沒有信心。如果我們了解印尼外資的來源，由香港及東南亞各國華商所投注者，僅次於日本，則更能窺知蘇俄所策動的排華風潮，實具有阻止外資向印尼投注的惡毒用心。

在「九州」流產政變之前，親俄的印共份子，大都潛藏在三軍陣營。至蘇哈托反共政府成立後，除將親「華」的印共份子中未被羣衆殺害者囚入獄中之外，對滲入三軍中的印共親俄派份子，亦未放鬆，不但對經由蘇俄訓練的海、空軍官兵，不斷加以清洗，並將涉有共黨罪嫌者加以逮捕，連陸軍中一向以反共著稱的西里旺義師團也被發現有共黨份子滲入，且有十九名中級軍官及士兵被扣。最令情治單位震驚的，是已供認為共黨身份的伍定(Udin Iskandar)少校，在被捕前不久，曾擔任過共黨與萬隆

註⑭ 同註⑬。

註⑮ 「印尼政府面臨的挑戰」、本刊、第十九卷、第十二期、拙著。

註⑯ 臺北《中國時報》、一九七一、元、廿九、二版、引述僑居印尼立委馬須鈴講話。

暴亂事件關係的調查人<sup>16</sup>。

## (七) 驅逐俄外交官的經緯

蘇俄爭取印共殘餘份子的歸向——促使他們捨北平而親莫斯科，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但印尼在今年二月驅逐蘇俄外交官之舉，卻由「莫斯科電臺」於上年十二月十日廣播印共對布里茲涅夫七五歲壽辰的賀電所引起。此一事件當即導致印尼從國會議員到青年羣衆的一致憤慨，遊行示威，甚至要求政府與莫斯科斷交。至耶加達召蘇俄大使到外交部轉致抗議書，蘇俄不僅不表示遺憾，且在廣播中抨擊印尼。這便是俄謀在耶加達被牽出的背景<sup>17</sup>。

蘇俄既明知印尼朝野都視印共如蛇蝎，何以竟不惜觸怒廣大印人而將印共賀電付諸廣播？一般認爲這與北平經趙紫陽向「東協」國家表示中共今後對各國共黨將切斷支援，只保持道義與政治關係有關。在一般人心目中，中共之此一表示仍屬藕斷絲連；但一向對中共馬首是瞻的「亞西安」各國共黨，則認爲北平乃甘心出賣舊夥而拉攏新交，故不能不另尋出路，以便取得支援。這便是克宮爭取這些走投無路的共黨歸向的大好機緣，其所以廣播印共賀電，意在表明莫斯科視與印共的關係，比和耶加達的邦交尤爲重要。

耶加達驅逐俄謀事件，起自二月四日情治人員破獲了印尼海軍測量軍官蘇斯達揚中校在餐館將軍事機密文件遞交蘇俄駐印使館武官艾格洛夫中校。兩人當場被捕，蘇俄武官由於具有外交官身份，迅即獲得釋放，但限定在廿四小時內出境，蘇俄航空公司印尼辦事處主任賀寧科原爲莫斯科軍情局在此的首腦，且經常與被捕的印尼軍官接觸，自知必會受到牽連，遂混雜在艾格洛夫被逐出境時的蘇俄使館人員送行行列中，企圖混上航機一走了之；但被印尼保安人員發現，並加以阻止，不料蘇俄的另一武官奧達魯克等竟當衆毆打保安人員，其妻子且咬傷了一名印尼警衛，費寧科終被制服逮捕，而在機場逞兇的奧達魯克夫婦亦接着被逐出境。

顯然印尼政府處理此一俄謀案十分謹慎小心，惟因印人已興起了反俄怒潮，各地的示威羣衆要求與蘇俄斷交的怒吼，迫使政府不得不再向蘇俄提出抗議，然而莫斯科不僅不向耶加達解釋道歉，反而在廣播中抨擊「印尼某些人士利用機會反俄」。經過審訊：蘇斯達揚中校承認他充任俄謀已有五年之久，擔任的工作，爲將美印聯合研究的印尼水道機密交予蘇俄，且一向聽命於費寧科。證據確鑿，無可推諉，以致一般多認爲印俄外交關係有因而凍結甚至斷絕的可能。然而耶加達所採取的行動，祇是撤銷蘇

註<sup>16</sup> 「印尼最近之政治動向」，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臺北「新聞局」駐耶加達人員報告。

註<sup>17</sup> 同註<sup>16</sup>。

俄航機的着陸權，封閉其辦事處與馬辰的俄領館，並向莫斯科提出嚴重抗議。而在另一方面，耶加達除了釋放費寧科外，且表明此一間諜案，不致影響兩國邦交<sup>⑩</sup>。

## (八) 結 論

就蘇俄對印尼的態度而言，誠所謂強賓壓主，令人難以忍受。印尼當道之所以不惜委曲求全，主要是爲了堅持其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俾對國際強權加以平衡。印尼與蘇俄保持外交關係，既可平衡自由國家集團的影響，又能制衡北平的壓力。至於耶加達雖一再表明：北平的威脅較蘇俄尤有過之，但又不斷聲言將與中共復交，也正是爲了對莫斯科示警。

不過俄諜在印尼不惜投下鉅資竊取水道資料，旨在便於其潛艇通航印太兩洋。目前印共殘餘份子逍遙法外者仍多，且已無孔不入；自莫斯科在東南亞的赤化策略，又已由先前堅持的「從和平聯合達到全面解放」路線，一變而走上了「武鬥奪權」路線，故耶加達必須加緊提防蘇俄潛艇會將軍火偷運入印尼，以支持印共叛亂武裝。諒印尼軍方當不會對此掉以輕心。

註<sup>⑩</sup> △法新社▽雅加達電、一九八二、二、十二。

##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

本書第一、二、三冊，按時序先後編纂，紀述共黨自建黨至抗戰勝利之禍國罪行。第四冊起，改按專題編纂爲「農村變亂(一)——查田運動」，第五冊爲「農村變亂(二)——蘇維埃暴力分地」，第六冊爲「農村變亂(三)——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與武裝叛亂時期的清算鬭爭等」。

### 十六開本 六巨冊

工本費 新臺幣 一千六百八十元  
美金 四十七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臺幣四十二元  
國外：平寄美金 十五元  
航空美金 六十五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限閱資料憑機關學校公函購用。